

往事如昨

麻雀传奇

潘云强

我童年时住在乡下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麻雀。

人们很少关注它们。麻雀真正让人头脑中有印象，是1958年。那年，麻雀与苍蝇、老鼠、蚊子一起，被列为“四害”。从此，麻雀的噩梦来了。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：打了“四害”要统一上交给学校，由老师清点数目，交由生产队酌情给予工分奖励。当时父亲给上小学的我做了个打麻雀的木弹弓。我的弹弓技术差，没打下过麻雀，但村里不乏打麻雀的能人。其中有个叫大山的年轻人，每天少说能打下十个八个麻雀，还不包括其他的鸟。苍蝇、蚊子和老鼠，人们都往学校里送，麻雀舍不得。有句俗话说：“宁吃飞禽一两，不吃走兽一斤。”麻雀剖肚洗净，放在灶膛烤熟，那是缺辈少腥年代不可多得的美味。

当然，捉麻雀最管用的方法，还是用筐箩扣。冰天雪地里麻雀觅食困难，此种方式多见于农闲的冬天。首先需把覆盖场院的积雪清扫出一块干净地方，用系了绳子的木棍把筐箩斜支在地上，底下撒点米粒或饭渣。待麻雀进了筐箩，绳子一拉，筐从天而降，麻雀有翅难逃。比起弹弓，此法省时省力，简单实用。麻雀的“四害”地位没维持多久，两年后，先是臭虫，后是蟑螂取代了麻雀在“四害”中的位置，麻雀重新被定义为益鸟。

1971年，我所在部队在临沂驻防。我们的营房位于临沂城西。连队食堂是一个很大的平房。由于在营房内，食堂门平日都四敞大开，晚上也没有关闭窗户的习惯。那年冬天，临沂格外冷。一天早上，全连官兵排队去食堂吃早饭，看见食堂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麻雀尸体，全连官兵被眼前这一幕震撼了。如果作为一个凶案现场来看，用惨烈形容较为恰当：麻雀尸体有的僵直，有的蜷曲，有的俯首，有的侧身，有的甚至好几只摞在一起。再从这些麻雀横七竖八的躺姿及凌乱的羽毛来看，仿佛能感受到它们死前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。据当地村民说，以前也出现过冻死麻雀的事情，但像今年如此多的麻雀集体“慷慨赴死”，还从未见过。

我真正近距离与麻雀接触，是上世纪90年代。那时我住在华茂小区，乡下表哥送给我们一只麻雀。那只麻雀的喙及翅膀与尾羽保持了麻雀本色，其余部分，特别是头与身子都呈黄色。有人说这是一只金麻雀，属国外品种；也有人说就是一只普通麻雀，是基因变异作祟。麻雀虽为家雀，但其气性特大，实难家养。如果将其抓住，一般会不吃不喝，几小时内气绝而亡。但这只麻雀是表哥从鸟窝里掏的幼鸟，相对好养一些。都说遇见是一场缘分。每天我们下班回家开门，会引

得原本安静待在笼里的麻雀，屏住气息，支棱着头，想方设法眼睛瞄向你。当确认是主人时，它会兴奋地在笼内跳来跳去，并不断发出叫声，以示欢迎。此时我们会走过去，故意伸出一根指头，挑逗它。你再看这小家伙，它立刻张开小嘴，头发隆起，浑身毛亦向后炸挲，作怒发冲冠之搏斗状。我们看它如此姿势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麻雀也被在中学读书的女儿当成了家庭成员，有什么事都愿与麻雀说。有一阶段，她迷上了朗诵。晚上回家大人都很忙，妈妈在踩缝纫机，父亲写东西，在如水的夜晚里，只有麻雀蒙眬着“雀目眼”，成了女儿最忠实的听众。只可惜，妻子一次打扫笼舍时，金麻雀为求自由，连闯鸟笼和阳台窗两道关卡，飞走了。

2000年后，我家搬到郊区的一栋新楼。为了养花，对阳台进行了外探，阳台成了麻雀的乐园。在我看来，麻雀的生命也是一段传奇，麻雀虽小，亦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。有的麻雀性格高雅，它们最爱在雨后光临阳台，舒展身体，梳理羽毛，眺望澄碧如洗的蓝天，享受那份难得的惬意与清爽。也有的麻雀生性活泼，爱凑热闹，它们在阳台上嬉戏打闹，窜来跳去，玩各种高难刺激的炫技，几乎没有一分钟安静的时候。因种种原因失意的鸟儿也不少见，此类鸟儿常于黄昏时飞来，它们左顾右盼，心事重重，小小的身影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孤独而落寞。当然也有成双成对的恋人，连飞翔也在一起缠绵，毫无顾忌地广撒狗粮，鸟语撩出的爱情火花似乎比人类来得纯真而炽烈。

每天清晨，麻雀都要准时来到我家阳台举行晨会，这是它们一天的重头戏。众多麻雀聚在一起，你叫一声，我回一句，纷纷抢着发言，叽叽喳喳个不停。晨会时而短，时而又拖得很长。众麻雀们根本不买会议主持人的账，它们只管自说自话，各唱各调，且在会场内纷飞乱窜，拿纪律当“鸟戏”。议事结束，只要有一只鸟儿异动，其他鸟儿连招呼也不打，顷刻飞得踪影全无。应该讲，在鸟界里，麻雀属于最不起眼的那一品种。乌鸦虽黑且叫声难听，但至少有个块头。与色彩斑斓的孔雀、鹦鹉等鸟儿站在一起，赭泥般的暗淡色彩尽显麻雀的渺小与丑陋。而画眉、百灵歌声婉转动听，麻雀单调的啁啾声听来甚至有些令人絮烦。但妻子喜欢这些小精灵，不嫌它们吵，从不轰赶它们。只要有麻雀在阳台，连开窗都要小心翼翼，生怕惊动它们。麻雀仿佛知道妻子的好心，亦以好心回报：排泄时小屁股一齐滑稽地朝外撇，痛快屙将出来，极少溅落阳台。

尊重所有生命，并赋予它们在地球平等生活的权利，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高境界。

烟台故事

许世友来福山“拔钉子”

刘宗俊

1943年，是我党在福山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年，也是对日伪、敌顽斗争同时开展决战的一年，当时的北海军分区、胶东军区、山东军区部队先后进驻福山，剿匪、端据点，将根据地向县城方向大大推进。

日伪在福山推行了“强化治安运动”，把整个福山全县划分为“治安区”“准治安区”“非治安区”，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，妄想巩固、推行、扩大其统治。针对日伪军的疯狂举动，福山县、区机关遵照胶东区党委、北海地委的指示，坚决贯彻“敌进我进”的方针，把中心工作确定为“反封锁”。1943年11月中旬，为配合鲁中、清河地区的反扫荡斗争，胶东军区发动了冬季攻势，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率胶东军区16团挺进福山，对日伪军发动冬季作战攻势，重点是拔除日伪据点。

福山县大队接到上级“配合主力部队作战”的命令后，3个连分别从各自驻地连夜奔赴据点周围准备参战。县长林纯之带领其中的一个连，从牙山地区胡肖家夼出发，连夜急行军30公里，到达狮子山北麓的姜家夼。

旺远东山顶上有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四层大炮楼，驻守着伪军一个中队。许世友带领的16团将指挥所设在旺远村南1500米的道平村。按照计划，福山县大队和部分区中队、村民兵主要部署在莱山日伪据点周围，准备打援。1943年12月2日夜，16团首先向旺远据点发起攻击。

16团首先向旺远据点发起强攻，该团的主攻连组织精干的爆破组，迂回到旺远炮楼底下，将50斤重的大炸药包送进炮楼，随着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四层炮楼瞬间被炸毁，侥幸活着的伪军悉数缴械投降。

同夜，16团一部又在福山县大队的配合下攻打马山炮楼。这天太阳落山时分，部队从栖霞的西下夼村集合向北出发，天刚黑下来，部队就开进炮楼底下的周家夼村。入夜，八路军首先展开政治攻势，南面炮楼伪军持观望态度，北边炮楼负隅顽抗。

我方战士在机枪和干柴燃起的烟雾掩护下，逼近炮楼，用炸药炸开炮楼，一个中队的伪军举手投降。

马山东面的寨山据点也驻扎着伪军一个中队，当夜也被16团攻克。马山、寨山炮楼打下后，门楼一带宣告解放。福山境内东厅宅院西山据点、小迷鸡山、羊猴山的驻守伪军闻风而逃。

至此，当时福山县境内只有高疃的蛇山、古现的凤凰山、八角的八角村、八角口子和十里堡的东山上尚有日伪炮楼，而我方则增加了大片新区，狮子山、门楼、太平顶、宅院、正山、古现、盐场等7个地区连在了一起。由此，在福山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面积首次超过了敌占区，占总面积的七成。

方言撷趣

咸·生·精

王东超

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说到黄县话比较独特的三个程度副词：大、乔、焦。其实这样的副词在黄县话里还有不少，今天再讲三个。

“咸”指的是像盐那样的味道，与“淡”相对。黄县话把“淡”称为“善”，比如：这菜有点善喽，得著点盐。大人逗弄小孩子：“老X家的鸭蛋，善是不善？”小孩答：“不善。”这和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一样，属于双关语，“善”与“善良”的“善”音同，不善即非易与之辈。

“咸”义由实入虚作程度副词，有很、非常之义。“咸干”就是非常干，比如：今日日头好，衣裳晒嘞咸干。“咸青”就是很青，比如：她嘴唇冻嘞咸青；他脑袋上磕儿个鼓儿，咸青。

“生”是个会意字，上面是初生的草木，下面是土壤。《说文》：“生，进也。象草木生出土上。”有了生机和活力才能生，这种内在的力量达到极致，才能生机勃勃，“生”也因此作副词，表示程度深，有很、十分的意思。唐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：“生憎帐额绣孤鸾，好取门帘帖双燕。”“生憎”即十分憎恨。“生恐”就是很怕、唯恐，比如：他生恐考不好，黑日临阵磨枪到半宿。“生怕”就是很怕，李清照《凤凰台上忆吹箫·香冷金猊》：“生怕闲愁暗恨，多少事，欲说还休。”

黄县话里这样的用法也很多，“生咸”就是很咸，比如：她腌嘞咸鱼生咸生咸。“生臭”就是很臭，比如：点嘎斯灯点嘞满屋生臭。“生疼”即很疼，比如：我嘞手让门挤喽，生疼生疼嘞。黄县人形容一个人日子过得“流泪”，会说他“穷嘞生疼”。

“精”指优质纯净的米。《说文·米部》：“精，择也。”段玉裁注作“择米也”。《论语·乡党》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”刘宝楠正义：“精者，善米也。”精粹之至，“精”亦有极致之意，用在形容词前作程度副词，表非常、十分之义。

在黄县话里，很咸可以说作“精咸”，比如：疙瘩刚从麸酱缸里捞出来，精咸。身体很瘦叫作“精瘦”，比如：他长嘞精瘦。买的肉瘦肉多也叫“精瘦”，比如：这块肉精瘦精瘦。很稀叫作“精稀”，比如：稀饭水放多喽，精稀。非常干燥，一点水分也没有叫作“精干”，比如：麦儿两个日头就能晒嘞精干。很湿叫作“精湿”，比如：衣裳叫雨淋嘞精湿；你身上精湿，好好擦儿擦。形容果实很生或食物没有煮够火候用“精生”，比如：这甜瓜精生，黄瓜味儿。很松叫“精松”，比如：你嘞鞋带系嘞精松。很饱叫作“精饱”，比如：眼馋肚儿饱就是吃嘞精饱精饱嘞，看儿想吃肚儿却装不下喽。很腥叫作“精腥”，比如：她才洗鱼嘞，两手精腥。很臭叫作“精臭”，比如：臭鱼烂虾，吃饭嘞冤家，闻儿精臭，吃儿喷香。形容作物等不成熟、不饱满用“精秕”，比如：今年不收麦儿（不是种麦儿嘞好年景），打出来嘞麦儿精秕。

讲述烟台故事，打捞民间记忆，“烟台街”版期待热爱本埠地方文化的人士惠赐佳作。投稿邮箱：ytwbytj@126.com